

天下牌坊



邱承佑 著

隆昌牌坊群共3座牌坊，分布在隆昌县城的南关和北关，均置街尾，遥相呼应。建于清代乾隆年间（1736—1796）至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。

其中德政坊5座，功德坊5座，节孝坊5座，百岁坊5座，孝子坊5座，山门坊1座，平均面阔6米，通高2米，坊间距离最近处仅3米。

隆昌牌坊均为四柱三门三重檐五滴水石质仿木牌楼式建筑，造型端庄，雕刻细腻，系清代牌坊建筑鼎盛时期之典型作品，在建筑、雕刻、书法等方面

都具有较高的价值。隆昌牌坊群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。

I247.5/1462

2008

邱承佑
著

天下牌坊

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牌坊 / 邱承佑著. —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07. 12
ISBN 978-7-80752-085-6

I. 天… II. 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3685 号

天下牌坊

邱承佑 著

责任编辑	李 嘉
封面设计	何东琳工作室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: (028)86259397
网 址	www.bsbook.com.cn
发 行	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: (028)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(028)87487333 电话: (028)85011398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10mm×148mm
印 张	13. 625
字 数	400 千
书 号	ISBN 978-7-80752-085-6
定 价	3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

第一章 牌坊城

天空中盘旋着岩鹰粗犷的呼唤，无休无止地告诉人们大地的传奇和传奇的大地。

大清咸丰十年的一天。这是一个平静无波的日子，天空干净得一丝不挂。阳光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，便铺出了些许温暖。披戴着节日盛装的春之神满怀着再一次做母亲的渴望，高傲地莅临人间。被寒冬收藏了的色彩又重新露面：姹紫，嫣红，鹅黄，嫩绿，靛青，墨蓝，淡橙，七彩缤纷，万种风情，争相喧闹，不同凡响。正是热情奔放的季节，春天浑身洋溢着生命的欢乐。

中午时分，古驿道上走来两个人，两人均行色匆匆。前面一人三十多岁，中等个子，瘦脸无须；后面一人二十多岁，小眼睛，肩背一个蓝布方包。两人虽疾步箭行，步履却显得轻松。前面那人叫牛树海，是新上任的金鹅县知县；后面那人叫陆士杰，是牛树海的妻弟。牛树海是从省城成都赶往金鹅县赴任的，传说金鹅县的盗匪特别多，

妻子不放心，就叫弟弟送他前来上任。两人沿着金鹅江往金鹅城里走。

这古驿道从省城成都东大门出发，经华阳、简阳、资阳、资中、内江、金鹅、荣昌、永川、璧山、巴县到重庆，曲曲折折，全程一千零八十里，每六十里设一个驿，十五里设一个铺，五里远便有一个幺店子，路上就有了十八个驿，七十二铺，二百一十六个幺店子。好一条千年古驿道：

三国时，这路叫牦牛道，牦牛驮过诸葛亮的几多粮草！

隋唐时，这路叫清溪道，路上有过隋唐使者的南来北往！

宋元时，这路叫五尺路，路上有过宋元兵马的衔枚疾走！

明清时，这路叫东川路，路上曾匆匆走过明清官吏的绿呢大轿！

金鹅县在古驿道上颇具名声。千里古驿道上最著名的有“五驿五镇三街子一铺”，“五驿”是：简阳县境内的龙泉驿，资阳县境内的南津驿，金鹅县境内的双凤驿，璧山县境内的来凤驿，巴县境内的铜罐驿；“五镇”是：简阳县内的石桥镇，资中县内的银山镇，内江县内的桷木镇，金鹅县内的李市镇，荣昌县内的安富镇；“三街子”是：简阳县内的杨家街，内江县内的史家街，金鹅县内的迎祥街；“一铺”则是金鹅县内的太平铺。这金鹅县就占了四个，那便是：双凤驿、李市镇、迎祥街、太平铺。

牛树海和妻弟急匆匆行走在青山绿水之间。青石板路吮吸着大山的心血，梦一般地向前延伸。山花不时丢下絮絮叨叨的馨香，诉说着没有经历的自传和童话。

离金鹅县城还有五里之遥，一阵寒风扫过大地，整个地面冷气缭绕，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两人顺着河边走，青石板路一边靠山，一边临江，山林间传来了波乐雀的叫声：“不如归去，不——如归去！”

这雀语叫得牛树海有几分心烦了。波乐雀是一种神秘的鸟，这种鸟在川南一带特别多，川南人又叫它唧唧雀。牛树海自成都出发时，

波乐雀似乎就如影随形般地跟着他，那莫名其妙的叫声总在他的耳边缭绕不绝。波乐雀的叫声特怪，你想象它像什么就是什么。早晨，他还睡在床上的时候，就听到窗外的竹林里传来了波乐雀的叫声，那声音好像是：“儿久睡起，儿——次睡起！”他顿时就没有了睡懒觉的感觉，便立刻起床了。听店小二说：人站着的时候听见波乐雀叫要倒霉，睡着时听见波乐雀叫会得病，坐着时听见波乐雀叫会发财。有一个正在走路的人听见了波乐雀的叫声，他的发财心切，就立即坐了下去，却坐在了一根尖木桩上……波乐雀神秘得太有灵性了！

金鹅江带着人间的悲喜，不慌不忙流向远方。

牛树海的人生却是行色匆匆：牛树海，甘肃平里人氏，道光二十三年中进士，此人非但八股文章写得锦绣，而且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精，为人雀泼机智，自视才高八斗，骨子里免不了有几分傲气，对官场宦海却是一无所知。牛树海先被放到四川苍溪做知县，还未到任，就被人借故参了，回省候补，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。眼看家产已经当尽卖绝，候补无望，牛树海只好投靠一个朋友。时值春节，牛树海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，行楷字体，联文却是颇具沧桑感：

十年人共梅花冷

一夜春从爆竹来

这副对联恰巧被四川总督骆秉章看见，他得知是一位候补知县所作，破五开印之后，骆秉章立刻传见牛树海，两人相谈甚得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慨。于是，骆秉章便荐举牛树海做了金鹅县知县。就这样，牛树海立刻同妻弟一起，兴冲冲上任来了！

两人一边走一边看风景，脚下的江水被阳光渲染得金碧辉煌。忽然，陆士杰的眼睛一亮，他看见江面上正漂流着一张门板，门板上平躺着一个人，人头后面竖着一块木牌，木牌上依稀有些字迹。门板在水

中浪上浪下，时起时伏。

陆士杰停住了脚步，他对姐夫说：“姐夫，我们去看看，看那门板上的人是死的还是活的？”

牛树海点头，立刻和陆士杰跑到江边，那门板漂呀漂，径直向二人漂来。牛树海看清楚了：门板上平躺着的是一个女人，女人上身赤裸，那竖着的木牌上写着八个字：谁人救起，男盗女娼。

牛树海心中升腾起一股无名怒火，他对陆士杰说：“把她救起来！”

陆士杰脱了长裤，踩着河水，只走了几步远，就抓住了门板，轻轻一带，门板就顺势漂到了河边，牛树海帮忙搭手，把门板拖上了岸。

门板上的女人仰面平躺着，她的头发被挽成了死结，牢牢地钉在了门板上；她的两手成一字排开，掌心向上，掌心里各钉了一根铁钉；她的双脚成八字分开，左右脚踝也钉了铁钉；她的嘴里塞了一坨烂布。女子脸色苍白，黑眼珠还在转动，她还活着。

牛树海扯出女子嘴里的烂布，女子发出一声长长的撕心裂肺的号叫。陆士杰找来一块石头，几经撞打，铁钉终于动摇了，一颗颗被拔掉了！牛树海将身上的外衣脱下来，给女子穿上，扶她起来坐着。女子浑身哆嗦着，上下牙齿不停地打架。她怯怯地看着牛树海，眼里闪闪而出的是恐惧和无助。

牛树海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姑娘，你是哪里人？为何遭此劫难？”

女子却没有感激之情，她低着头，不说话，也不再抬头看他。

牛树海无奈，他站起来，极目四望，却看见半山腰上有一座庙宇，顿时有了主意，就对陆士杰说：“你把她背到那个尼姑庵里去！”

陆士杰不解：“姐夫，您怎么知道那是尼姑庵呢？要是和尚庙又怎么办？”

牛树海说：“那当然是尼姑庵了，庵堂的房子没有翘角，一眼就

能看出来!”

陆士杰不再争辩，只得背起那女子，朝那个庙宇走去，牛树海在前面引路。

只半刻工夫，两人就到了庙宇大门口，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：文兴庵。

陆士杰朝姐夫投以佩服的一瞥，感叹说：“果然是个尼姑庵，姐夫真有力!”

文兴庵的庙门虚掩着，牛树海伸手敲门，门开了，出来一个小尼姑。小尼姑看见了陆士杰背上的女子，顿时吓得后退了半步，惊恐地叫喊道：“哎呀，你们怎么把这个贱人给救了?”

牛树海问：“小师父，你认识这个女子？怎么说她是个贱人呢?”

小尼姑嘴快，一下就说了出来：“咋不认识？全城的人都认识她，她偷男人，被钉了门神漂河灯，哪个都不敢救她，你们怎么能救她呢?”

牛树海又问：“她是哪家的女子?”

小尼姑回答：“她是马总爷的小妾，你们救了她，你们就得罪了马总爷！你们知道马总爷吗？就是这里的武官总兵马占魁，谁也惹不起的!”

牛树海见小尼姑眼里残留着惊惧，就对她说：“把你们的师太叫来，我有话说!”

小尼姑转身去了，陆士杰把女子从背上放了下来，让她坐着，女子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着。他这才认真打量这女子：二十岁左右，面容姣好，神态自若，一点没有受苦的感觉，天生的一个美人坯子。

一个中年尼姑出来了，她只看了地上的女子一眼，脸上就隐隐透出不安来，她向牛树海打个问讯：“两位施主，带着这女子到此，不知有何吩咐?”

牛树海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路过江边时，从水里救起这位女子，

想麻烦师太，替我照顾她，不知师太愿意否？”

师太连连摇头说：“此事万万不可，此女子乃不守妇道的淫妇，被钉门神漂河灯，没人敢在白天救她。阿弥陀佛！”

牛树海的脸上有了怒气：“师太之言差矣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本，宽大为怀，素有好生之德，连一只落水蚂蚁都是要救的，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您岂能见死不救？再者，救人岂有白天黑夜之分？”

师太面带难色：“贫尼非不愿也，实为不能也。此女子乃马总爷的小妾，名叫桃儿。我们文兴庵可惹不起马总爷啊，我们也不愿让一个淫妇毁了寺庙的清名呀！即使要救人，也该选择在夜间啊，我们毕竟是一群尼姑啊！”

牛树海语气强硬地说：“如果马总爷找你的麻烦，你就说此女子是我救的，就干脆说她是我的亲戚，是我让你们寺庙代为照顾的，如何？”

师太偷偷地瞟了牛树海一眼，终于忍不住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不怕马总爷？更不怕世人议论？”

牛树海实话告诉她：“我是新来的知县，名叫牛树海。拜托您了，师太！”

师太又看了牛树海几眼，不再说话，便向小尼姑使个眼色，小尼姑走过来，扶起坐在地上的女子，一步一步往庙里走。

牛树海双手合十：“多谢师太，她的手脚都有伤，请师太给她上点药！”

离开了文兴庵，又走了约两里路远，陆士杰心里还没放下那个女子，不由得叹息道：“如此天生丽质，竟遭遇这般残害，那个姓马的竟不知珍惜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”

牛树海没有应声，他隐隐听见远处又传来了波乐雀含糊其辞的叫声：“不如归去，不——如归去！”

两人继续朝前走，牛树海倏地停住了脚步，他被眼前的一片开阔

地迷住了：平展展的一块大田，圆圆的，像一个盆子，更像一块玉石，水汪汪的闪光发亮。他素来喜欢追风水，见此处地势殊异，的确是一块不凡之地，看了好久，他摇了摇头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没说话。陆士杰指着那块大水田旁边的一些刺藤，惊异地说：“姐夫，这里竟长了这么多的鸟不宿！”

牛树海也认出来了，那是鸟不宿。这田的四周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鸟不宿，这是一种怪模怪样的东西，深绿色的叶子，厚厚硬硬的茎上长着锐利的长刺，这些长刺又尖又硬，有的朝上，有的朝下，看上去七高八低的，刺尖却是全部对外，许许多多的叶片组成了一张稠密的网，使在天上飞的鸟儿也不敢停在上面休息，鸟儿一旦落在上面，鸟脚也会被刺破，故此得名鸟不宿。鸟不宿是药，有祛风湿之作用，用来治风湿痹痛和胃痛效果极佳。鸟不宿还有很多名字：鸟不踏、刺根白皮、鸟不停、老虎草、昏树，没有一样名字是让人喜欢的。鸟不宿的梗为赤色，约有三、四尺长，梗上有刺，开的是黄花。它的根下长有虫，可以治风毒流注。牛树海记得，在老家，鸟不宿还有一个土名叫晚娘棒，老家的晚娘棒多生长在山坞，最高者有四尺许，皮色如桑，细者大如拇指，粗者大如甘蔗。在老家有这么一个传说：一个黑心的继母，虐待丈夫前妻的儿子时，就用鸟不宿的梗条抽打，故此，人们就给这鸟不宿取了一个很刺耳的名字：晚娘棒！

牛树海干脆蹲了下来，入迷般地打量着眼前这块圆盆似的大水田，他看见：水田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四眼菜，这四眼菜几乎将水面遮盖完了。四眼菜之间夹杂着游草，游草都长得很粗壮，像蛇似的在四眼菜的缝隙里绕来绕去。牛树海吃惊了，四眼菜和游草都是水田里最容易泛滥成灾的野草：四眼菜四瓣，像人的四只眼；游草形状若蚯蚓，其根钻泥特深，不易根除。种田人最怕的两种草就是四眼菜和游草，只要田里有一样东西疯长起来，田里的稻谷就会被欺压得抬不起头来，若清除得晚了，一季庄稼就会颗粒无收。清除四眼菜和游草最

好的时机就是在田闲的时候，如今正是农夫清除游草和四眼菜的好时节，可这块水田里竟有如此多的四眼菜和游草，这块田的主人真是太懒了！牛树海正愤怒时，忽然，一只青蛙在四眼菜上跳来跳去，却落不进水里，牛树海的心里好生悲凉：如此下去，这块田没救了！他正为此感叹时，却看见面前有一只青蛙在挣扎，原来，青蛙的一只脚被游草缠住了，上下浮动跳跃着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牛树海伸出手去，抓住游草，慢慢地为青蛙松开了游草，放掉了青蛙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根游草连根拔起，放进水里洗干净了，捏在手里。

妻弟陆士杰不解地问：“姐夫，您拿着这游草有何用？”

牛树海愤愤地说：“这里的庄稼人太懒了，我得想办法治治懒人！”

陆士杰没有答话，他的目光正看着前方。牛树海正要问妻弟在看什么时，陆士杰却指着不远处的一个人说：“姐夫，你看，那个人就是小偷！这金鹅县果然出产小偷！”

牛树海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却见一个年轻人正站在一个竹林边，那年轻人没动，怎么也不像小偷的模样。牛树海摇头说：“士杰，你可别乱说话，不要随便污人清白！你凭什么说那人是小偷？”

陆士杰微微一笑说：“姐夫，您先别说话，我看黑道人物是很准的：这是一个偷鸡贼，我们且尾随在他身后，看他怎样动手偷鸡？”

牛树海沉默了，他不再说话。从成都来金鹅之前，四川总督骆秉章告诉他：金鹅县有三多：小偷多，寡妇多，牌坊多！金鹅是一个谁也不愿来的穷县，这里的小偷远近闻名，以偷牛偷鸡为主。牛树海当时心里就一阵咯噔：自己姓牛，该不会犯讳吧？犯讳乃官场之大忌也！两人轻脚轻手地走到那个年轻人的身后，且看他如何动作。

那年轻人走进了竹林里，躬下身去，从腰间掏出一块竹片来，他把竹片放平了，在竹片上撒了一小撮米，轻轻用指头一弹，那竹片上

的米成一条抛物线射了出去，掉落地上，摆成一条笔直的米线，一颗一颗的米粒相连，均匀有致。年轻人蹲下去，对着前方，嘴里发出母鸡的叫声：咕咕咕咕。一只大公鸡闻声走了过来，不慌不忙地啄地上的米，毫无顾忌地走到了年轻人面前，年轻人伸出一只手去，捉住了大公鸡，大公鸡挣扎着。年轻人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你要翠，把你别在腰杆上。你要板，把你煎成几大碗！”他撩起长衣，把大公鸡别在了腰杆上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牛树海看清了：年轻人的腰间已别了好几只鸡！牛树海差点叫出声来，但他忍住了。

陆士杰拉了姐夫的衣角一下，悄声说：“姐夫，我没说错吧？”

牛树海使劲咳嗽了一声，那偷鸡贼一惊，蓦地转过身来，见身后站着两个人，顿时红了脸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朋友，今天我请两位吃鸡肉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要乱说！”

牛树海瞄了偷鸡贼一眼，看清了那是一张门神脸，就冷冷地说：“你把身上的鸡全放了，我就等于啥子都没看见！”

偷鸡贼很是为难，他实在舍不得把到手的鸡肉丢了。牛树海向妻弟使个眼色，陆士杰会意，走上前去，将那偷鸡贼的长衣撩起，把别在腰上的鸡一一取下，放在地上，共八只。鸡们抖抖身上的毛，走了。牛树海对偷鸡贼说：“你走吧，年纪轻轻的，别干这一行了！七十二行，你不学，偏偏要学讨人嫌！”

偷鸡贼点点头，正要离去，又被牛树海叫住了：“喂，这里叫什么地名？”

偷鸡贼头也不回，一边走一边答应：“脚盆田。”

偷鸡贼走了，远处传来波乐雀的叫声：“不如归去，不——如归去！”

牛树海的心里沉甸甸的，长鸟不宿的地方，自然是穷山恶水，必出泼妇刁民，这是一块难治的土地。

偷鸡贼走了，牛树海望着他的背影，满脸怅然，轻轻地一声叹

息，似乎想把无限的苦闷送入那高高的云霄，他记住了脚盆田这个地名。

两人沿着石板路继续走，走进了金鹅县城，正是午后时分，四处冷冷清清。走到城边，依旧行人稀少，牛树海从心底感叹一声：唉，秋风肃杀，百业萧条，想不到金鹅城竟是如此荒凉贫瘠！继续往前走了几步，进城了。牛树海在第一家店铺前站住了，这是一家铁匠铺，他看着店铺上的招牌，招牌上写着两个楷书大字：酉铺。

好怪的名字！牛树海颇感稀奇，忍不住问妻弟：“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店铺名，把打铁的地方称为酉铺？”

陆士杰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店铺招牌呢？就说：“是呀，这酉字乃地支中的第十位，无论怎样也跟铁匠沾不上边呀！我们问问铁匠师傅去！”

两人走进铁匠铺。那铁匠正清冷地坐在板凳上喝茶，双目无光地看着进门的两位客人。牛树海拱手施礼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请问师傅，这铺子为何取名酉铺？”

铁匠用毫无表情的眼光看着二人，指着地上的风箱和打铁的铁磬说：“你看这‘酉’字，睡着时像不像只风箱？站着时像不像个铁磬？”

牛树海心里一默，朗声称赞说：“像，妙极了！这名字是谁取的呀？取得太好了！”

铁匠很有怨气地说：“这是马占魁取的，马占魁可是金鹅县的第一大雀才呀，谁也惹不起，他说这个名字好，你就得跟着说这名字好！”

牛树海听出来了，这个铁匠对马占魁既佩服，却又有些微词，便很小心客气地问：“敢问师傅贵姓？为何贵店只是开了门，而却没有打铁营业？打铁自古以来就是两个人干的活，一人执锤，一人掌钳，师傅为何一个人在这里悠闲？”

铁匠有气无力地回答说：“免贵姓刘。客官你看，我一个人怎么打铁呀？生意不好，老婆回娘屋去了。”

二人再走几步，街上有了星星点点的行人。两人又在一家店铺前停住了脚步，店内有一个矮子正在穿针引线补鞋。那矮子高不过四尺，一副罗汉似的笑脸，一边干活一边朝店外张望。牛树海的目光又被店铺的招牌吸引住了，那招牌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：甲乙店。

牛树海指着招牌对陆士杰说：“你看，这又是一个古怪的店名，一个修补鞋子的店铺，怎么会叫甲乙店呢？”

陆士杰也觉得不好解释，就说：“我们请教补鞋子的师傅吧！”

两人进了店，牛树海开口问那个补鞋子的矮子：“请问师傅，你这店名为何叫甲乙店？”

矮子瞄了二人一眼，举起手中鞋针，笑咪咪地问：“你看这鞋针像个‘甲’字吗？”

牛树海只瞄了那鞋针一眼，立刻点头：“像，太像了！”

矮子又拿起身旁的切刀问：“你说这切刀像个‘乙’字吗？”

牛树海再一次赞叹了：“像！甲乙店，这店名取得太好了，是谁取的呀？”

矮子两眼眯成了一条线，幽幽地赞叹说：“是这县城里的马占魁总爷取的，马总爷可是个雀才啦！”

牛树海觉得这个矮子很雀泼，动了想结识他的念头，就问：“师傅贵姓？该如何称呼？”

矮子见客人问他姓名，便将手中的切刀放下，嘻嘻地说：“我姓徐，三尺九寸高，代代都是矮子，人称短鬼，您就叫我徐短鬼就是了！”

牛树海忍不住笑了，真是一个很雀泼的人。

牛树海离了徐短鬼的甲乙店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还没进这个县城时，听到的是马占魁三个字，进了城以后，听到的依然是马占魁三个

字，这马占魁到底何许人也？

转过弯，牛树海觉得街道突然黑暗起来。他好像在一排石门里穿行，抬头一看，强烈的阳光下，一座座牌坊连绵不断：这些精神饱满的石头，正散发着冰冷的香味，六柱临风三阳开泰，四门敞开五檐重阁，依稀当年的市井车马之声隐隐传来。金鹅自古商贾通贸，繁华昌盛：文光辉耀，坐拥沧海；岁月迁流，付诸散坠；精微婉约，饶有情致。串月长河，箫声洞影；神采灼照，凌驾千古；凜霜严雪，盎然春煦；萧瑟秋爽，霞举飙发；充溢天机，漱涤万物；探赜索隐，致远钩沉。一座座牌坊生动飞扬：幽兰吐馥，金菊傲挺，翠竹抱虚，寒梅争妍，无不以善为本，慈悲宽容。一座座牌坊连缀着悠长的青石板路。直通往那无远弗届的远方。

从真实的现在走向庄严的过去，牛树海感到有一股寒气袭来，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噤。他此时才不得不相信：金鹅城里果然牌坊多！

牛树海将目光投向牌坊下面，却见牌坊旁边有一家店铺，那店铺有不少人从那大门进进出出的，店铺的生意似乎很好。牛树海经不住诱惑，便走了过去。

“请问管家，这染坊是谁开的？”

管家没抬头，语气冷冰冰的：“染坊是总兵马占魁开的，要做小笔生意就找我，我是管家，姓阴，袍哥码头排行老五，人称阴老五。要做大笔生意嘛，你自己去找马总爷！”

阴老五说完，低头喝茶，不再说话。

牛树海也不再问，他记住了阴老五这个人，记住了这个冷冰冰的人。

太阳懒洋洋地挂在顶空，偶有一丝微冷风在小路上荡来荡去。春风是一首寒冷的歌。

牛树海和陆士杰走进县衙的大门时，县城里的各家各户早已吃过午饭了。县衙主簿李恒祥出来迎着，将牛树海二人安顿好了，他问新

知县还有什么吩咐？牛树海的心情不好，就说：“明天再说吧！”

人静夜深了，牛树海把那根游草拿出来，用尺一量，游草长六尺三寸五分！他心里一沉：游草都长得如此长了，田的主人到底有多长时间没管农田了？这个农夫也算是懒得可以了，从那块脚盆田旁边走过的人何止成百上千，难道他们都没有看见田里铺满了四眼菜和游草？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叹过？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去劝说田的主人赶快锄草？应该想个办法治治这个县里的懒人！想了好久，他心里突然有了主意，立刻走到书桌前，拿出文房四宝，些了一张告示，立即唤来一个差役，吩咐说：“明天一早，你就把这告示贴到全城最显眼的地方去，把这根游草挂在告示旁边！”

人静夜深了，夜色浓郁起来，牛树海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久久不能入睡，他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那个躺在门板上的女子的凄楚面容。

二

百鸟啁啾，呼唤出又一个崭新的黎明。清晨像一幅胜利的画卷慢慢展开，它包含着多少人深沉的爱与热情的期待。

牛树海一大清早就起来了，他将妻弟陆士杰唤起，吩咐道：“士杰，你这就回老家去，把我母亲和你姐姐接来，辛苦你了！”

陆士杰说：“姐夫不必客气，这是我分内之事，我立刻就动身起程！有一件事……”

牛树海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知道他有话难以启齿，就说：“士杰，你我弟兄家，没有隔肚皮的话，但说无妨！”

陆士杰终于说：“我担心文兴庵里的那个小女子，姐夫应该把这事管到底！”

牛树海看见妻弟的眼里游移出一丝惆怅，心里一动，便点头说：

“这是自然!”

陆士杰走了，牛树海独自一人在县衙里转悠，他要先把县衙看个明白。

从大门进去的甬道上，立着一块碑，上面刻着十六个字，那十六个字即是戒石铭，自明朝永乐皇帝开始，各州县衙门内都立了戒石铭，那十六个字是：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；下民亦虐，上天难欺。

县衙乃居官之所，各处县衙建筑大体相同，但细微部分又迥然有别。这县衙果真宽大宏伟，共三堂：一堂为宅门和仪门，宅门和仪门乃迎送之门，平时都是关闭了的，只有在有上峰来客时才打开迎送。二堂中间明柱上有一副楹联：养天地正气；法古今完人。堂中高悬匾额一方，上书三个大字：清慎勤。二堂东侧为会文馆，为知县会见上峰文官及地方文人墨客的场所；西侧为会武馆，是知县接待上奉武官员的场所。二堂又起着穿堂的作用，中间设六扇屏门，也是专为接待上级客人而特设的。由屏风后出为三堂，三堂又名知县廨，为知县会客之处。两侧厢房为近身师爷及随从的办公场所。三堂后有花园，园内有供奉守印大仙的大侧祠一座。

牛树海心里热乎乎的，他此时才明白，自己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知县了，苦苦等了十年，这个知县来之不易啊，要当好一个知县更是艰难啊！唐宣宗之前，一县之长称县令，唐宣宗觉得县令虽为一县之长官，未必称职，便下旨将县令改称知县，意思是要知晓县情，且规定做知县的三个条件：一是必须进士出身，二是必须懂农桑，三是要知晓法律。牛树海的心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：要当好一个知县谈何容易啊！

在县衙内转了一圈，牛树海走出衙门，站在县衙大门外，认真地看着县衙的全貌：宽敞的朱漆大门，挺拔的青漆门柱和向两侧张开的八字墙。县衙门前明柱上有一副楹联，写的是：